

JOHN GRISHAM

(美) 约翰基斯咸 著

全美最高收入作家

外国畅销小说精选

杀戮时刻

下

A
TIME
TO KILL

全美畅销书榜冠军作家 作品总印量逾 6 千万册

• 外国畅销小说精选 •

杀戮时刻

(美)约翰基斯咸 著
何 军 译

下

时代文艺出版：

Ex • Sheldon
The Original Name
PARADISIAL BRUTALTLES

本社拥有该书全球中文简繁体版权，翻印必究

杀戮时刻
(上、下册)

(美) 约翰基斯咸 著
何 军 译

责任编辑：王金亭

封面设计：阿 夏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吉林东北亚印刷制版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 印张
450 千字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0000 册

定价：29.80 元

ISBN 7—5387—1009—5/I·967

24

星期天下午，奥理牧师透过教堂内的一扇大型彩绘玻璃窗的裂缝向外凝视，当他看到一辆辆乾乾淨净的佳特利和林肯轿车在五点前陆续抵达时，他感到相当满意。这次他召集牧师会议的主要目的乃是评估目前海利案的情势，以及审判前最后这三个礼拜的相应对策；同时他们也将对于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律师驾临之事讨论接待等准备工作。目前为止，每周的捐款活动都进行得十分顺利。整个郡内已募集到七千多元的捐款，而且其中将近六千元的款项已由奥理牧师存进海利法律辩护基金里了。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海利一家人至今却仍未得到任何一分钱的救助，奥里牧师正等着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来指导他应该如何分配这笔捐款，然而他本身一直认为大多数的钱应该归到辩护基金内以供调度。他相信一旦海利一家人真的沦落到饿肚皮的地步，教堂内的姊妹们应该会伸出援手才对。这笔捐款另有他用。

会议中，大家提到筹募更多捐款的种种方式，虽然他们也知道要从贫苦人家里募钱是件困难的事，但是由于海利案目前仍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而且募款的时间也十分恰当；如果他们现在不积极募款的话，以后恐怕更是难上加难了。他们同意第二天在克连顿的史宾戴尔教堂再度会面；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人员预计将于隔天早上抵达克连顿，届时他们会在没有记者出席的情况下讨论海利案的相

关事宜。

*

*

*

诺曼是一名在刑法上具有过人资质的三十岁年轻人，他在二十一岁的时候，便完成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课程。毕业之后他拒绝了他父亲及祖父在华尔街享有声誉的事务所里担任要职，而选择加入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一份律师工作，并且将他全副心力投注在使南方黑人脱离死刑的队伍之中。虽然他非常擅长于他所从事的工作，然而他的成绩并非十分理想，当然这并不是他的错。大多数即将面对煤气室的南方黑人和白人都是罪有应得，但是诺曼和他那群负责一级谋杀的辩护专家们却尽可能地利用许多拖延手段及上诉的方式，使那些定罪者的死刑处决得以延缓。在他所接触过的委托人当中，有四个人的下场包括被送进煤气室、坐上电椅、被注射毒剂等等。对诺曼而言，他觉得四个实在是太多了。他亲眼目睹他们的死亡，同时也在每一场的处决发誓要打破所有的法律、违反所有的伦理规范、藐视所有的法、不尊重所有的法官、无视于所有的法令，或是做任何一件能避免再有人以法律为依据去杀害其他人的事。他并不担心那些违法的杀戮，像是他那些委托人所做的那些残暴的事情，因为这与他的本分无关，所以他也就不去管那些耸人听闻的暴行。相反地，他把他那伪装成神圣和廉正的愤怒发泄在合法的死刑上，并且致力于推翻此种刑罚。

每天夜里，他的睡眠很少超过三个小时。对他而言，手边处理着三十一个死刑犯的案件，简直使他无法成眠。再加上有十七名委托人等着上法院接受审判，还有八名自我本位的律师需要他监督。虽然他只有三十岁，但是看起来却像是个四十五岁的中年人，老态龙钟的他有令人受不了的坏

脾气。在正常的工作行程上，他或许根本忙得没有时间去参加密西西比州克连顿镇上一个小小的地方性黑人牧师聚会，然而这并不是一宗普通的案件，这是海利案，是此刻全国最受瞩目的刑事案。这是密西西比发生的事情，多年以来这个地方的白人一旦强奸了黑人，也顶多视之作为一种消遣的活动罢了，如果有黑人加以反击的话，必定会被吊死的。而现在，一个黑人父亲杀了两个强奸他女儿的白人，并且面临了进煤气室的威胁，如果他是白人的话，这种事情在三十年前根本没有人会注意的。就是这件案件，是诺曼的案件，他将亲自处理此案。

星期一，奥理牧师把他介绍给牧师会议里的人员认识之后，便详细地述说了福特郡这一阵子的活动。若曼言简意赅地表示他和他的工作小组不能代表海利先生，因为他尚未获得海利先生的聘雇，因此他认为和当事人见个面乃是非常必要的。他希望最好今天就能和海利见面，最迟他得在明天上午见到面，因为明天中午他得搭飞机离开孟菲斯，在乔治亚州的某处，一场谋杀案的审判还等着他辩护。奥理牧师答应尽快安排他和这名被告见面，因为他和获兹警长是老交情了。诺曼表示满意，希望此事能尽速办妥。

“你们已经募到多少钱了？”诺曼问道。

“有一万一千元是贵会捐助的。”奥理牧师答道。

“这我知道。地方上的捐助情况呢？”

“六千元。”奥理骄傲地说道。

“六千元！”诺曼重复道。“只有这些？我以为你们的民众都已经组织起来了。当初你跟我说的那些广大的地方性支持都到哪里去了？六千元！你们还能再募到多少钱？我们只剩下三个礼拜了。”

会议里的牧师们个个闭口不语。这个犹太人未免也太神经质了点，这个会议里唯一的白人正在向他发火。

“我们需要多少钱？”奥理问道。

“这得视情况而定，牧师，得看你到底想让海利先生有多好的辩护人 come 为他工作。我的小组里另外还有八名律师，其中有五名现在正在法院里进行审判。我们手边有三十一件一级谋杀的案件正在上诉的各个阶段之中，有十七件案件已经安排好要在未来的五个月内于十个州里进行审判。每个礼拜我们都收到十个委托的请求，希望我们能代表被告，但是我们往往因为人手或是经费的问题拒绝了其中八个要求。为了海利先生，本会的两个分会以及总部已经捐了一万五千元，而现在你却告诉我你们自己只募到了六千元。这笔数目顶多只能让我们提供两名律师、一位精神病医生，但是也就只有这样了。两万一千元是能有一个好的辩护人，不过这和我心里的想法还有段距离。”

“请问你心里确定的想法是什么？”

“第一流的辩护阵容——三到四名律师，数名精神病医生，半打的调查员，一个陪审的心理学家等等。这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谋杀案，所以我势在必赢，而且你们的表现也让我相信你们是想赢得这件案件的。”

“到底需要多少钱？”奥理问道。

“最少五万块，如果有十万块那就更好了。”

“听着，诺曼先生，你现在是在在密西西比州，我们这里的老百姓生活清苦，虽然目前为止他们都能慷慨解囊，但是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再募到另外一笔三万块的捐款。”

诺曼调整了一下他的眼镜，然后用手抓着他那逐渐灰白的胡子。“那你们还能募到多少钱？”

“或许再募个五千块吧。”

“那也没多少。”

“对你而言是不多，但是对福特郡的黑人而言却是相当大的一笔数目。”

诺曼看着地板，继续摸着胡子。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和海利先生见面？”诺曼问道。

“我会在明天上午安排一次会面。”奥理说道。

“我们在哪里碰面？”

“我建议大家可以在监狱内获兹警长的办公室见面。他是个黑人，你知道，密西西比州唯一的黑人警长。”

“是的，我听说过。”

“我相信他会让我们在办公室见面。”

“很好。海利先生的律师是谁？”

“一个本地的年轻人，叫做积克。”

“要记得邀请他出席。我们会要求他帮助我们处理这件案件，这么一来，事情就不会太棘手了。”

* * *

伊柔那副令人不悦的高频率嗓门打破了黄昏时刻的宁静，也把她的老板吓了一跳。“积克先生，获兹警长在二线。”她的声音自对讲机里冒出来。

“知道了。”

“你还需要我处理什么事吗？”

“不用了，明天见。”

积克按下第二线的按钮。“哈罗，获兹。有什么事吗？”

“听着，积克，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那一班大律师已经到城里来了。”

“还有什么新鲜事吗？”

“不，这件事不一样。他们想在明天早上跟海利见面。”

“为什么？”

“有个叫诺曼的家伙想见他。”

“我听过这个人，诺曼吧。他负责领导那个一级谋杀辩护小组的律师。”

“是啊，就是他。”

“我早就预料会有这种事。”

“嗯，他已经到这里来了，说是想和海利谈谈。”

“你为什么会牵扯到这件事？”

“奥理牧师打电话给我，说是要我卖他一个面子，他叫我打电话给你。”

“答案是办不到，绝对办不到。”

获兹停了几秒钟。“积克，他们希望你也能在场。”

“你的意思是我被邀请了？”

“是啊。奥理牧师说诺曼坚持这么做，他要你也在场。”

“在哪里？”

“在我的办公室，早上九点钟。”

积克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回答道：“好吧，我会过去一趟。海利在哪里？”

“在牢里。”

“把他带到你的办公室。五分钟后我会赶到那里。”

“有什么事吗？”

“我们得先开个祈祷会。”

* * *

诺曼、奥理牧师、罗斯福和希尔曼四个人坐在排成一列的摺椅上，他们的对面则坐着获兹警长、海利和积克。积克嘴里叼着一支廉价的雪茄，故意想把这间小办公室里搞得

乌烟瘴气。他用力地抽着烟，轻蔑地看着地板，竭尽所能地表现出一副目空一切、不把诺曼及牧师们放在眼里的样子。相反地，诺曼对眼前这个不知自己分量的小子，毫不费劲地流露出轻蔑与居傲的神情；他那一股盛气凌人、高傲无礼的态度乃是一种浑然天成的性格，而积克的傲慢却是刻意费了一番功夫才营造的假象。

“是谁说要召开这次会议的？”经过一阵漫长而令人不快的沉寂之后，积克不耐烦地问道。

“嗯，我想是我们发起的。”奥理寻求诺曼的指示时答道。

“好吧，那就开门见山说吧。你们想要什么？”

“放轻松点，积克，”获兹说道。“奥理牧师要我安排一个聚会，好让海利能在这儿和诺曼先生见个面。”

“那好，现在他们已经见面了，接下来要做什么，诺曼先生？”

“我到这儿来是要提供我的服务，以及我的工作伙伴和整个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对海利先生的服务。”诺曼说道。

“什么样的服务？”积克问道。

“当然是法律上的服务。”

“海利，你曾要求诺曼先生到这里来吗？”积克问道。

“没有。”

“听你的口气好像你是想抢我的案件，诺曼先生。”

“言归正传，积克先生。你知道我的工作是什么，而且你也清楚我来这里的目的。”

“这么说，你处理的案件都是抢来的？”

“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我们都是受到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分会会员以及其他人权运动的请求才接案件的，而且

我们只受理谋杀案，并且对此非常在行。”

“我想也只有你是唯一能够胜任这种大案件的律师吧？”

“我只处理我所负责的部分。”

“是啊，也把那部分输了。”

“大部分我所接的案件原本就是输定了。”

“我了解了。这就是你对这件案件的立场吧？你早已经认定会输的？”

诺曼捻起胡子，怒视着积克。“我不是来这里跟你争论的，积克先生。”

“我知道。你来这里是要提供你那超凡入圣的法律技巧给一个从没有听过你名字的被告，而且恰好那名被告对他的律师深表满意。你来这里是要抢我的委托人。哼，我对你来此的目的知道得一清二楚。”

“我来这里是因为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邀请我来的，别无其他原因。”

“我懂了。你手边的案件全是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替代要来的？”

“我替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工作，积克先生，而且我负责管理这个一级谋杀辩护小组的所有事情，我所去的每个地方都是这个组织派我去的。”

“你有几名委托人？”

“几十名吧。这点很重要吗？”

“在你接手那些案件之前，这些人是不是都有自己的律师呢？”

“有些有，有些没有。我们总是想办法和当地的律师合作。”

积克微笑道：“这倒是有意思了。你是在提供我一个机会可以为你提公事包，并且充当你的司机，在克连顿上到处闲逛？可能到了中午休庭的时候，我还得替你跑腿买三文治？这真是个令人胆战心惊的画面！”

海利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整个人动也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他的眼睛无神地望着地毯上的某一处。对于眼前的争论视若无睹。几名牧师们一直紧盯着他。希望他能开口对他的律师说几句话，痛斥他快点闭上嘴巴，说 he 已经被解雇了，以后他的案件全由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律师们负责。他们看着他，等着他开口，可是海利只是静静地坐在原位，听着这两个律师的口舌之战。

“我们可以提供相当多的帮助，海利先生。”诺曼说道。直到这名被告决定谁能代表他之前，最好的方式还是保持冷静，如果这时逞口舌之快，大发雷霆的话，恐怕只会坏了事。

“例如？”积克问道。

“我们的同僚、资源、专家、对一级谋杀具有专门而丰富的审判经验的辩护律师。此外我们还有一群对此类案件具有高度专业素养的医生，只要你能说出来的，我们一应俱全。”

“你们得花多少钱？”

“这不关你的事。”

“是吗？那这是不是海利先生的事？毕竟，这是他自己的案件，或许海利先生想知道你们必须为他花多少钱吧。是不是，海利先生？”

“没错。”

“好的，请问诺曼先生，你们得花多少钱？”

诺曼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他愤怒地看着在场的几名牧师，牧师们则带着责难的眼神看着海利。

“目前大约两万块。”诺曼腼腆地承认道。

积克听了之后捧腹大笑，不可置言地摇摇头。“两万块！你们对这件事是很认真的吧，是不是？两万块！我一直认为你们是在一个庞大的组织里有模有样地做事的。我还记得去年你们为一个在伯明罕杀死警察的黑人筹了十五万块，可是他终究还是被定罪了。你们为了一个在士里浦特杀死寻欢客的妓女筹了十万块的诉讼费，可是呢，她还是一样被定罪了。现在呢，你认为这件轰动全国的案件只值两万块！”

“那你打算花多少钱？”诺曼问道。

“如果你能证明这关你的事，我倒是很乐意跟你讨论。”

诺曼原本想开口，但继而身体往前倾，用手搓揉他的太阳穴。“你何不跟他谈谈呢？奥理牧师。”

三名牧师都怒视着海利。他们希望能和他单独在一起，没有这些白人的介入。他们可以用同是黑人的方式谈话，把利害得失分析给他听，告诉他解雇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小伙子，找一些真正有本领的律师——那些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律师。这些律师们知道如何为黑人争取权益，替他们向不公正的法律制度挑战。然而，他们并没有和他单独在一起，因此也就不能责骂他的愚蠢，他们必须表现出他们对在场的白人的尊重。于是，奥理牧师首先发言。

“你仔细想想，海利，我们一直想办法要帮你，我们请了诺曼先生到这里来，而且他还把他工作小组的律师和手边可利用的资源全都带到这里准备帮你的忙。我们和积克没有任何的宿怨，而且也知道他是个年轻又能干的好律师，

可是他可以和诺曼先生一起合作啊，我们并不希望让你把积克解雇了，只是希望你也能雇用诺曼先生罢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啊，与他们可以一起合作嘛！”

“休想。”积克说道。

奥理牧师沉默不语，无助地看着积克。

“别动怒嘛，积克。我们不是在挑剔你什么，事实上这对你而言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呢，趁着这段时间跟一些真正的大律师见习见习，学点经验，我们——”

“让我把话再说得清楚点，奥理牧师。如果海利想要雇你的律师，那好，我没有二话，可是我不愿和任何人玩这种无聊的游戏。反正我不是退出就是全案负责到底，没有什么模棱两可的方法。这个法庭还没有大到可以容得下我、诺曼和巴克利三个人。”

诺曼滚动眼珠，看着天花板；他慢慢地摇着头，对眼前这个高傲自大的白痴露出鄙视的笑容。

“你的意思是这全由海利决定？”奥理牧师问道。

“当然由他决定，是他雇我的，他就是有权把我解雇，而且他已经做过一次了。反正，要进煤气室的人不是我。”

“你的意思呢，海利？”奥理问道。

海利把交叉于胸前的手臂放了下来，两眼直视着奥理。
“这两万块是做什么的？”

“事实上应该说是将近三万块吧，”诺曼答道。“募捐的活动还在继续进行之中。这笔钱将会作为你的辩护费用。除了律师费不收之外，我们需要二到三名的调查员以及三名心理学专家，通常我们会用一名陪审的心理学家来协助我们挑选陪审团。这些费用都相当可观。”

“喔，那么本郡的民众捐了多少钱呢？”海利问道。

“大约六千块。”诺曼答道。

“是谁筹募这笔钱的？”

诺曼看着奥理。“是教会。”奥理牧师立刻答道。

“是谁在教会里筹募这些钱的？”海利问道。

“是我们。”奥理答道。

“你的意思是，是你筹募这笔钱的。”海利说道。

“嗯，嗯，是的，我的意思是，每个教会把募得的款项交给我之后，我用专款的名义存在银行里。”

“喔，你把收到的每一块钱都存起来了。”

“当然。”

“当然？那我请问你，这笔钱里面，你拿出多少交给我老婆和我的小孩？”

奥理牧师的脸色顿时泛白，他很快地搜寻其他两名牧师的表情，发现这两个人此刻正低着头专注地看着地毯上的小块脏污。他们袖手旁观，没有解危的意思。这两名牧师心里明白奥理多少拿了点钱放在自己的钱包里，也知道海利的家人没有得到任何的协助。事实上，这次捐款活动的受惠者是奥理牧师，而非这一家人。他们个个心知肚明，而海利也清楚得很。

“多少钱，牧师？”海利重复问道。

“嗯，这个嘛，我们认为这笔钱——”

“到底多少，牧师？”

“这笔钱是要用于你的律师费用及一些相关的开销。”

“这和你在教会里说的不一样吧，是不是？你说这笔钱是要帮助我的家庭渡过难关的。你大声疾呼地表示如果民众不能发挥爱心、慷慨捐助的话，我的家人恐怕就会饿死了。当时你说到这里的时候还几乎哭了，是不是，牧师？”

“这笔钱当初的确是为了你和你的家人而筹募的，可是现在我们认为把这笔钱花在你的辩护上会对你更有帮助的。”

“如果我不想要你的律师呢？那这笔钱该怎么处理？”

积克轻声笑道：“这个问题问得好。如果海利先生不愿雇你的话，这笔钱该怎么处置，诺曼先生？”

“这笔钱不是我的。”诺曼答道。

“奥理牧师？”积克问道。

奥理已经受够了这一切。他一反刚才刻意卑屈的态度，用那一种充满挑衅意味的口气以及夸张手势比划道：“听着，海利，我们可是费了千辛万苦才筹募到这笔钱的。这六千块是从本郡的贫苦人家手里募来的，而这些人也都是每天缩衣节食过日子才攒下一点钱的。这些爱你的朋友都是那些平日里赚钱只够糊口的老百姓，或是一些也等着别人救济的医疗及福利机构的人。可是呢，今天他们为了你，个个慷慨解囊，为的只是一个原因：他们相信你，也支持你所做的一切，而且他们要你平平安安、自自由由地走出法庭。不要说你不想要这笔钱。”

“不用教训我，”海利轻声说道。“你说本郡的贫苦人家捐了六千块？”

“是啊。”

“其他的钱是从哪来的？”

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捐的。亚特兰大分会捐了五千块，孟非斯分会也捐了五千块，还有五千块是来自总部。这些都是特别指定要用做你的辩护费用的。”

“这是指在我雇用诺曼的情况下？”

“是的。”

“如果我不雇用他，这一万五千块就没有了？”

“是的。”

“那么剩下这六千块该怎么处置？”

“好问题。我们还没讨论到这点。我们一直认为你会感激我们为你所做的一切。我们甚至于还帮你找到了最好的律师来协助你，可是显然你并不领情。”

整个办公室里陷入一片胶着的沉寂之中，像是走进了永恒的无声长廊里。这几名牧师、律师以及获兹警长都等着这名被告开口说话。海利咬着下唇，两眼凝视着地板。积克点起另一雪雪茄，以前他曾被解雇过一次，所以现在他能稳如泰山地处理这个场面。

“你们现在就想知道答案吗？”海利最后终于开口问道。

“不。”奥理说道。

“是的，”诺曼说道。“审判离现在还不到三个礼拜的时间，而且我们已经延误了两个月了。我们的时间相当宝贵，容不得你慢吞吞地思考，海利先生。要嘛你现在就雇用我，要嘛就当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我很忙，还得赶飞机。”

“好吧，那我就告诉你该怎么办，诺曼先生，你快去赶你的飞机，而且别再费心赶到克连顿来为我的权益伤脑筋。我会把我这条老命交给我的朋友积克。”